

非洲国别史写作的意义:评 《非洲五十四国简史》^①

刘鸿武

由郑州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许永璋先生撰写,我的两位博士研究生王严、武涛整理补充的《非洲五十四国简史》即将出版,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部书如同一幅简约的历史画卷,虽然线条简约,却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生存于当世的非洲大陆这54个国家的历史概貌,让任何一个对非洲各国史有兴趣的普通读者一册在手,便可对这块大陆数十个国家的前世与今生、来龙与去脉,有一基本的了解。这是此书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将本书整理出版的一个重要理由。

—

今日非洲大陆54个国家,或大或小,或穷或富,都有自己的过往经历,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历史。外部世界的人们若要认识理解这个国家,与这个国家的人民友好往来,最好的方式是从认识它的历史开始,从了解它的文化起步。

历史总是遥远的故事,过往的云烟,它有趣而模糊,生动而飘浮,无论历史学者们用尽怎样的心力、动用怎样的才情来述说,真正能呈现在后

^① 本文为笔者为许永璋、王严、武涛撰写的《非洲五十四国简史》一书所写的序文,该书于2014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人面前的，永远都只能是那曾经历史本身的很小一部分。在大部分情况下，过往岁月的真实情景究竟如何，遥远时光的鲜活画面到底怎样，都只能靠后人动用他们的历史想象去回味、去重建了，更何况，非洲大陆是如此广袤无边，国家是如此之多，差异又是如此之大。你看这块大陆，驱地之广袤达三千多万平方公里，比3个中国还要大，列国之众多则有54个国家之数，占了差不多当今全球国家数的1/3。而这数十个国家，文化形态各异，人口多寡不等，生活色彩缤纷，每个国家形成的背景、发展的进程、经历的往事、未来的前景，各不相同，这使得每个治史者往往只能选择那些自己掌握的，或感兴趣的，或自认为重要的东西来写作，故而人们常说，所有的历史著作，其实都不过是当代人对过往岁月的一种有选择性或倾向性的知识拼图与精神呈现罢了，其所呈现的不可能是历史图景的全貌，它一定是残缺的、有局限性的。

然而即使如此，历史写作与岁月描述，对于今人与后人，依然具有持久的魅力与意义。我们常说，人有往事，族有谱牒，国有历史。历史，本是一个国家之精神家园，一个民族之心灵故乡，是今人安顿情感与灵魂的地方。对于今日正在努力探寻自己国家现代发展道路、正在努力摆脱自己国家落后状态的非洲大陆各“年轻”国家来说，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记载、描述与认识，或许更有一番特殊的意义。因为今日非洲国家发展之艰辛曲折，今日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之困惑迷茫，往往与非洲各国历史家园的失落和文化身份的混乱有关。国家历史记载之残缺不全，国民文化身份之认同混乱，足以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精神上心灵上依附从属于他国他族，更难以聚合成命运共担、前途共享的国家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说，今日非洲欲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去摆脱困境，去实现国泰民安的发展目标，必须从本国历史文化之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开始。

事实上，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不言自喻的。我们说，国家之为国家，民族之为民族，不仅是因其有疆有土需予守护开发，也不仅仅是因为其在国际法上有一合法地位，在联合国大厦内有一正式之席位，更重要者，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需予保护传承，有它自己的精神遗产需予光大发扬。那世代承袭下来的历史古迹、口头传说、文物遗产、经典文献，那流传千年的先贤们的思想、情感、记忆、荣誉，都是每个国家凝聚人心团结奋斗的基础，是每个民族精神命脉得以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观察古今中外各国之兴衰起落，我们可以说，

国家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有精神文化生命的延续与成长过程。那些经由漫长岁月冲洗而形成的历史结晶体,那些经历悠悠时光磨砺而依旧感人的岁月记载,因保留了国家民族的古老情感和遥远记忆而使得每个国家与民族彰显其独特之精神高贵,并因此让一个国家民族得以历千年风雨洗刷而命脉不断,经重重磨难而可复兴再生。

历史既是人类各族群各国家相异相别的缘由,也是相通相连相交往的基础。不同之国家,因其有地域之差异、文化之不同,而相互有别、个性明显。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漫长过程中,不同之族群与国家,自会形成色彩斑斓之历史品质,形成个性凸显的民族精神。所谓“国情民状”之不同,“乡规民约”之有异,国家与族群之间始终有历史文化个性之差异性与多样性,也因此而有了各国各族间在文化上沟通、交流、对话、合作之必要与可能。透过与他族他国之接触与交流,人们方得以在“我与他”“古与今”之对比过程中发现“自我”和认知“他者”,并因此而汲取他者文化之精华,丰富自身文化之内涵。因而,历史纵向上之传承光大,空间横向上之吸收扩散,构成了古往今来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的基本形态。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没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人类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化与历史,而人类既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便可以用这文化、用这历史把自己聚合成一个民族,建构成一个国家。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是因为有自己的独特历史与文化,才形成为独特的民族,整合为独特国家的。然而,用自己创造的历史文化来聚合成民族和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①,在中国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曾经历有所谓“夏商周”三代之历史沿革,其中承上启下的殷商王朝为后世之周人所推崇,周人认为,殷商之所以强盛繁荣,乃是因为唯有殷人很早就懂得了历史记载的重要意义,形成了写史记事之方法,修文德,立典志,才使得殷商王朝文脉久远,国运昌盛。

考察人类漫长的国家与民族演进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时候,有的国家与民族因文化积累太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力量太弱,民族的记载情感残缺不全,因而支撑不了国家民族的长久存在,维系不了国家民族的持久延续。每当危机到来、灾难忽降时,缺乏深厚历史积淀与文化遗产的那

^① 《周书·多士》。

些国家与民族，往往难以迸发出巨大的整个民族团结一心、举国上下共克时艰的决心与勇气，而当人们各怀其私、各图其利、置国家民族之大义于不顾时，国家就瓦解了，民族就消失了。所以中国古人都十分明白这个道理，懂得历史存则国家存，历史亡则国家亡，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①。因而我们可以说，建设好一个国家，守护住一个民族，首要之处，莫若首先要守护好自己的历史文化，照看好自己的精神家园。

二

观察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各国步履蹒跚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说，当代许多非洲国家之所以历经曲折与磨难，实与各国之历史积累相比较浅，国家统一精神与民族文化向心力相对较弱，有着莫大的关联。

然而这并不是非洲大陆的错，更不是说非洲大陆没有自己的古老历史与文化，相反，非洲大陆是人类起源地，文明的发生与国家的形成也具有最古老的历史。享誉世界的古埃及文明、努比亚文明、阿克苏姆文明，早已让这块大陆拥有世界文明故乡的美誉。古埃及文明，不仅起源时间早，而且还有着不曾中断的前后绵延达三千年的古代国家或帝国政治演进史，堪称世界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久的古代国家之一，而在其强盛时期，其文明形态之繁荣，其物质创造之辉煌，足以让后人对非洲大陆的历史贡献给予持久的敬意。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包括在撒哈拉以南内陆深处，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古代王国、帝国、城邦国家或部族酋长国，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等，在历史上存在时间有长有短，有的也曾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直到近代欧洲开始向非洲扩张早期阶段的公元 17、18 世纪，非洲大陆上也还有许多大小王国强盛一时，足以抵抗欧洲人的入侵占领。

古代非洲文明不仅起源早，而且也对世界文明的成长做出过多方面的贡献。从上古时代起，埃及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努比亚文明，已直接或间接地溢出非洲大陆而扩散于亚欧非世界，尤其是对南欧、阿拉伯半岛、地中海世界、小亚细亚广大地区产生影响，对推进古代世界人类交往做出

^① 龚自珍《定庵续集》卷二《古史钩沉二》。

过贡献。在西非内陆地区尼日尔河中上游的西苏丹地区,在撒哈拉沙漠深处的绿洲世界,在卢旺达高原与刚果河盆地周围,历史上都出现过众多的非洲本土文明与国家。甚至有证据表明,古典时代的地中海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都有来自非洲的影响。中古之时,通过伊斯兰世界的桥梁沟通,非洲与更广阔世界的中东、南亚、南欧及中国发生过形态多样的相互间的交往,著名的东非斯瓦希里文化其实就是当时世界文化体系中亚非文明融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航海家郑和庞大舰队远航访问的地区。

但是,公元16、17世纪以后,非洲大陆逐渐沦为殖民地并遭受悲惨的奴役与掠夺,灿烂多彩的民族文化历经破坏摧残,古代国家相继瓦解衰落。尽管如此,近代以后数百年,非洲文明的各种元素和形态,包括它的音乐、艺术、语言、服饰、舞蹈,还有非洲人民世代种植培养的物产珍宝,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今日的世界上各个角落也都可以找到来自非洲人民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遗产。19世纪后,随着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而在经济、科技与军事方面拥有绝对优势后,非洲各传统社会与国家已经无力抵御外来的入侵者。1880年柏林会议后,欧洲列强完成了对非洲大陆的瓜分,在这块大陆上建立了数十个大小不同的殖民地,非洲大陆进入了西方殖民统治时期。这些外来的西方入侵者建立的殖民地,后来成为当年非洲数十个国家建构的基础。



图1 诺克赤陶小雕像,高20厘米
(尼日利亚,约公元3—8世纪)。

现收藏于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馆



图2 东非旧石器时代石斧
(刘鸿武收集于坦桑尼亚米库米文化遗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转变,欧洲殖民者被迫放弃对非洲的殖民统治,于是在原来各欧洲殖民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数十个独立的非洲国家。

今日非洲大陆54个国家,除少数国家如埃及、埃塞俄比亚是由古代就存在的国家演变而来外,绝大多数都由当年西方建立的殖民地演变而来。作为现代世界国家体系中的最后一批加入者,这些非洲年轻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形成的方式与背景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与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亚洲或东方世界那些文明古国是经过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或通过非殖民地化而重建自己往昔的国家不同,当代非洲大部分国家都不是

“重建”,而是“新建”,是“创建”,因为这些新生国家在历史上并不曾出现过,或者说与历史上当地曾有的那些古代国家、部落酋长国缺乏直接的传承关系。“重建”往昔的国家,国家制度与政治遗产总是有因有革,有可承继可光大的基础,而“创建”者,则无所凭借,一切皆得从头开始。比如,1949年成立之“新中国”,是对“旧中国”之继承,它继承了一份早在两千年前之秦汉时期就形成的统一国家制度,包括郡县制度,“新中国”对之有因有革,并非凭空建构一个全新的国家。而1960年建国的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却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新的,因为它在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而作为国家基础的殖民地不仅是外加的,也是脆弱的,与本土历史并无内在同构性与承续性。

当代非洲国家建构之困难,还与传统非洲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结构有很

大关系。在前殖民地时代,非洲多数地区与社会都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字,缺乏记载本国本族历史的书写传统,过往历史的记载主要靠口头语言的“口耳相传”或“口传心授”,是一种所谓的“口传文化社会”。这种“口传社会”一般结构比较小,制度比较简单,知识传承的能力也比较脆弱,不可能形成类似中国这样的组织结构高度复杂的中央集权型国家。近代以后,由于黑奴贸易的摧残,许多非洲国家与古老民族的口头语言文化瓦解中断,国家与民族的过往历史消失在欧洲征服掠夺的战争硝烟之中,这对非洲国家的现代成长构成了影响深远的伤害。较之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因为有深厚文字文献传统,历史典籍浩如烟海,文明成果与知识遗产保存于典册之中可千年不坠,因而虽经历了近代以来的文明衰败及被西方半殖民和侵略的过程,但仍可通过今日之“整理国故”“重读经典”的文明复兴来接上历史的命脉,恢复过往的文化,从而继往开来,生生不息。而非洲国家和民族因为无文字记载的传统,缺乏书面典籍文献及其史学传统,文化一旦中断,再要续接便极为不易。摆脱殖民统治宣布建国固然不易,但独立后各国要建立自己的“国史”,形成自己的“国学”,要在新的政治版图范围内建构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家园,并用之来凝聚新国家,来塑造新民族,更是何其不易,何其困难。

当代非洲国家多由殖民地转变而来这一国家建构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些国家建立之初,普遍地缺乏作为统一国家而存在的一种共同的历史经历、国民意识、国家观念,缺乏使国家持久团结稳固的国内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联系、精神纽带和历史遗产。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独立后也都面临着这样一系列复杂的发展任务,比如政治与主权意义上的统一国家构建,文化与精神层面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经济与物质生活领域的统一国民经济体系的形成,等等。它们都必须经过长期努力,逐渐地来创建一种举国一致、全民共识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一种国内各民族命运共担前途共有的文化纽带,来完成“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塑造一个现代的国族、养成一种爱国的观念”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任务。

但是,现代国家建构毕竟是一个漫长之过程,它牵涉十分复杂的国内各族群、各区域集团的利益博弈与文化认同问题,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胆识、责任心和执政能力是否充分的问题。较之于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非洲大陆50多个国家都十分年轻,立国不久,文化根基多有先天之不足与后天之缺失,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民族复兴的长远目

标，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而且还要看它们是否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与建设方向。遗憾的是，由于有太多的外部力量的干预与介入，非洲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的国家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可能就是不太适合本土环境的，后来又走了太多的弯路，经历了太多的曲折。直至今日，非洲国家还在艰难地探索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制度模式，还在艰难地追求着国家民族的思想自立与文化自主。

三

因而，要懂得非洲的今日，必要懂得非洲的昨天，懂得它的历史与国情。非洲各国独立以来，重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写作，许多国家做出许多努力来建构自己的民族主义史学，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史学成果。这些年来，国内已经有一些这方面的介绍翻译。许永璋先生撰写的这部《非洲五十四国简史》是中国学者介绍非洲国别史的一项重要成果。这本著作 50 多万字，论述非洲各国由古迄今之历史进程，条理清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非洲历史普及性读物，也可作为一部各国历史小型词典或工具书。本书初稿写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许永璋先生当年在大学开设非洲史课程的手稿。许先生退休后，此课程不再开设，书稿也一直搁置了下来。我与许先生认识已经 20 多年，看过他写的许多关于非洲史、中非古代关系的论著，对其学问深为敬重。但这本书稿的情况，我并未所闻，许先生因怕给我增添麻烦，一直没向我提起。2013 年年中，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舒运国教授的热心推荐，许先生才与我联系，询问是否可以帮助出版。我阅读了许先生寄来的部分手稿，看了全书的体例结构与目录，觉得做些补充加工，应该是可以出版的。

但书稿是当年许先生手写的，经过 20 多年存放，稿纸已经十分陈旧，有的字迹模糊，不易辨识，有的地方史料记载不详，论述不完整，而许先生年事已高，无力自己做整理工作。经与许先生商议，我安排两位博士研究生王严、武涛前往郑州拜见了许先生。这两位学生从大学本科开始就跟着我学习非洲史，先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国家文科基地班学习，后又相继考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跟随我继续攻读非洲国际关系与文化史的硕

士、博士学位,做事认真负责。两人先在郑州许先生指导下整理了部分章节内容,在大致可以辨识手稿的字迹后,将手稿带回学校继续整理。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先将全书旧稿录入电脑,然后逐一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在整理修订阶段,我们在尽量保持稿件原貌的基础上,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增写了原稿中没有的厄立特里亚、南苏丹两个新独立国家的历史;二是增写了各国独立以来的历史进程,并在开头部分增加了国情简介,这主要是考虑为读者提供具有延续性和完整性的知识图景;三是为全书各个国家选配了一些历史插图、照片和表格,以让全书图文并茂,更具可读性;四是查阅参考一些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书中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五是增订补充了全书的注释,重新增补了全书的中外文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对照索引,并做了若干附录,以使本书相对较为完整统一,便于读者查阅。

学术都是时代的产物,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本书成稿于二三十年前,出自一位中国非洲史学界的前辈之手,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对非洲历史状况的真实反映,自然保留着一些时代的痕迹与烙印。我们在整理书稿时,没有按照今天的习惯对这些痕迹做过多清理,而是有意地尽量尊重原文,只对个别语序不流畅的地方,与其他书目有出入的地方稍作修改,并且修改的地方给予注明,同时在书后附录了几页许先生手写稿的原始复印件。透过本书,今日的读者们多少可以从一个侧面感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是如何记载和讲述那块遥远大陆的国家历史的。毕竟,在当时的中国,开设非洲史课程的大学还很少,因而,本书也可以被看做是当代国人认识非洲的一份学术史文献,供后人研讨和思考,此为本书出版的另一个价值。

2007年9月,我到浙江师范大学创办非洲研究院,希望通过搭建平台和汇集资源,为中国非洲研究事业的进步做一些铺路架桥、添砖加瓦的工作。《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的编纂出版,便是其中一项长期开展的基础性工作。这一多系列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之编纂秉承非洲研究院的治学理念,按照“学科建设与社会需要并重,学术追求与现实运用兼顾”的基本原则,根据目前国内非洲研究学科建设及国家对非工作之所需,遴选非洲研究领域之重大、重点课题,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调研与研究,并提供课题经费与出版资助,最后集为若干系列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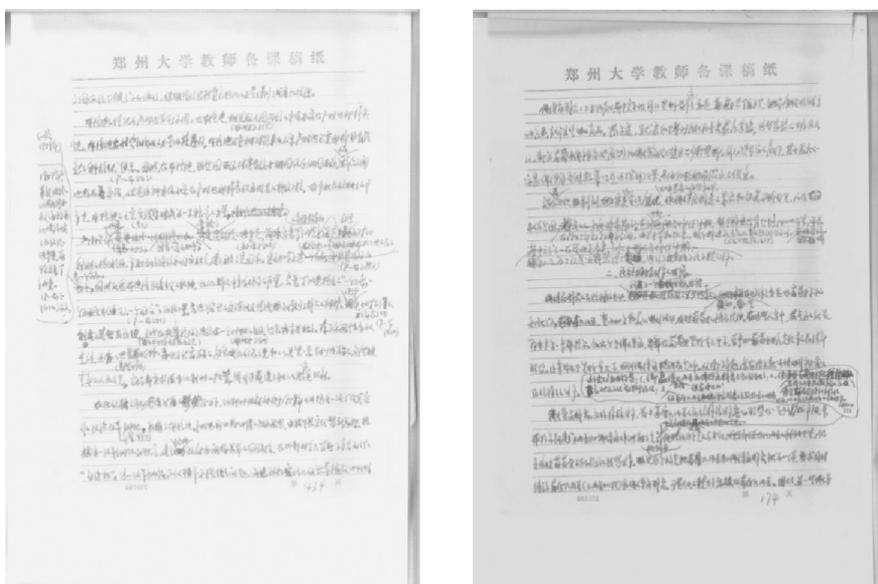


图3 许永璋教授手稿影印件

书逐渐编纂出版，以形成既有宽阔学科覆盖面与知识系统性，以重点突出特点鲜明的非洲研究成果。

要推进这项巨大的工作，需要汇集各种的资源，获得多方的支持，筹措大量的经费。让我欣慰的是，这项工作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心支持，让我们可以逐渐推进这项工作，在各方积极支持参与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迄今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各类著（译）作五十多种（卷），内容涉及非洲研究的方方面面，这些著作，或填补空白而具创新意义，或服务国家所需而有资政之功，或普及大众知识而流播甚广，有的还译成外文在境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丛书各卷的作者来自全国十多家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其中既有刚出茅庐的二三十岁的年轻博士、青年教师，也有像许永彰先生这样开启当代中国非洲研究先河的耄耋之年的前辈。

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与浙江人民出版社合作，于2012年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成功申报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二五”规划重点资助项目，这部分地减轻了我们筹措出版经费和支付作者课题经费

的压力,也改善了文库的出版条件,提升了作品的编辑刊印质量。总体上看,虽然这些作品可能水平有高有低,价值或大或小,但我想,这是一个中国对非洲研究拓荒的过程,我们在行走的过程中探寻着前方的道路,也感受沿途的风景和与同伴合作前行的欢愉。借此机会,我也要感谢许永璋先生这样的众多文库的作者及出版社优秀编辑团队的辛勤工作,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推进着这份事业前进,因而,即使辛劳,也值得继续为之。

2014年冬日写于浙江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新月湖

(责任编辑:李育球)